

返臺尋靈魂的醫師紀事

黃勝雄醫師

Peter Huang

原美國Pittsburg大學腦外科醫師

後任花蓮醫院腦外科醫師及門諾醫院執行長

北美洲台灣醫師會諸位大醫師，同學和校友一家平安：

年報的主編王醫師邀請我寫一份報告供大家參考，我就甘心樂意寫這篇文章在這裡和大家見面、就教。

我是臺北醫學院第二屆畢業生，一九六九年來美國 Philadelphia，先在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當一年的 Intern，然後在 Jefferson Medical School Hospital 接受一年 General surgery，一年的 Neurology Residency，接著 Neurosurgery Residency 四年完成，轉去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當一年 Research Fellow in Microneurosurgery，最後再回 Philadelphia Jefferson 當 faculty staff。做了兩年 Director of neurovascular microsurgery lab，然後開始一邊 Practice，一邊 Teaching clinical neurosurgery 直到一九九四年（應該是一九九三年的 Thanksgiving）才回來台灣。在美國生活了廿五年。我們（我和內人）來美國後才開始養兒子，等到我回台灣時，最小的兒子剛上大學。在美國時，常受到社區的人和學校同事們很好的款待。所以我們也有許多的美國人朋友，甚至他們（約有六對）還來台灣看我們。現在年紀大了、七十歲了，倒很想念那個第二故鄉。早期華人在美國學 Neurosurgery 的人並不多，所以在北美時，我們有一個 American-Chinese Neurosurgical Association，我想現在也許就可以組一個 American-Taiwanese Neurosurgical Association 吧？

主編要我寫為甚麼我選擇回來台灣行醫，尤其為甚麼到偏遠的花蓮而不在台北？其中有兩層的原因，一九八四年是我 professional career 的 peak。太忙，因為附近的醫師和護士都會找我看他們的親人或病人，使我難得休息，又意識到 Neurosurgery Malpractice case 的

威脅，所以我會每年拿一個月的休假去第三世界做醫療的 volunteer，另一個深層的原因是我的宗教信仰，希望有一天也能做 Medical Missionary，所以我都選擇去 Nepal、Bangladesh、Mexico，學習怎麼樣服事比我們不幸的人，像 Albert Schweitzer 一樣。一九八七年經 Sent International Inc. 的介紹來花蓮的門諾醫院服務一個月，也第一次認真的認識了從 Kansas 來台灣獻身卅年的 Dr. Roland Brown，當他一九九〇年退休時是六十七歲，在台灣報紙呼籲台灣的醫師去花蓮服務，他說台灣的醫師都集中在西部，沒有人願意來（去）東部。他替台灣的醫師在偏遠不便的花蓮服務了三十年，希望有醫師願到花蓮來。他回 Kansas 後，也來我在美國的家拜訪，一方面也替門諾醫院募款。臨走時，問我有沒有興趣回台灣到花蓮服務。我說太突然了，我要一點時間思考，他說他和夫人會為我們祈禱。第二年一九九一年彰化基督教醫院的董事會也請我回去演講並邀請我回去當院長，因為我曾在那裡當外科的住院醫師，也受過蘭大弼醫師夫婦的疼惜。我也同樣回答我需要時間祈禱，求上帝的啓示。一九九二年台美基金會在洛杉磯頒獎給蘭大弼醫師和薄柔蘭（Dr. Brown）醫師，在場中，兩位我所尊敬的醫師先輩都表示他們一生在台灣受好款待的日子和台灣人的愛心而感激。薄醫師好像看著我說，台灣的醫師好像來美國很近，但是到花蓮去很遠。這句話刺痛了我的驕傲心腸，回費城後，我和內人開始認真的禱告，之後，在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修了 MPH，瞭解了醫院管理怎麼做之後，一年於 1993 決定「感恩節」當天，回到台灣的花蓮。

我在美國的醫師同事們在 Faculty Club 歡送我，有些同事說我是 Mid-life crisis（那時五

十五歲)，年輕一點的同事說，It is a stupid decision. 病人的朋友們在country club送我said good luck but not goodbye！但是，在這裡我要告訴各位同鄉的醫界朋友，我的decision不是很草率的，因為我曾經是B carrier，而且我的家族也沒有p53 onco-suppressor gene，我的Life expectancy是可以預估的。所以我要趁還能動能工作的時候，替我們的同胞，尤其受壓抑的原住民做一點事，所以欣然地回來了，但是這十五年中上帝賜給我的，遠比我的服事多了很多。不但門諾醫院一步一步的改善，也得到很多次的獎賞，台灣同胞的捐款也讓它擴大它服務弱勢族群的宗旨。我們也逐漸地把弱勢族群從原住民轉移到獨居的老人，因為台灣東部沒有工業，年輕人口外移比率很高，使他們的父母都漸漸成為獨居的老人。至於我內人，她幫我成功地organized醫院的Volunteer Service.我們的志工已經超過200人，也得過衛生署的優等獎狀，至於我，除了臨床神經外科的care使我能實際地照顧病人之外，我也在臺北醫學院，馬偕

醫院教臨床醫學，寫書介紹醫療倫理，最近讓我最開心的事是，在馬偕醫學院教一年級學生世界醫學史和台灣醫學史，能夠有系統的review自己幾年來看過的東西，整理出來和最年輕的醫學生分享，就好像教你自己的孩子，而且都是又聰明又可愛的孩子，真是天下最大的快樂。是的，美國的物質生活是更豐盛，美國醫師的social status還很受尊敬，但是台灣的Health care system比美國好多了，在美國Jefferson Medical School教課的時候，雖然也蠻受歡迎，學生給我的rating也很高，但是心理的喜樂和滿足還是在台灣最多，因為是我全心的給予，也使我更健康！

最後謹祝海外的NATMA同仁，中秋節快樂！回台灣記得來花蓮玩！我的e-mail address: peter@mch.org.tw.

For American Born Taiwanese physicians:
Here is the summary of my story. Hope you will enjoy it.

女性的好朋友

明治26年(1893年)、當年僅23歲的初代津村重舍社長，基於「良藥普及」的大志以及「良藥一定可以暢銷」的信念，首先在東京日本橋創設了「中將湯本舖・津村順天堂」，至今已有116年的歷史。

目前仍被傳承使用的「中將湯」可說是津村歷史的第一個產品，此代代相傳的傳統婦人藥是傳說中的「中將姬」所研習調配的配方，然後傳給初代重舍社長母親娘家的藤村家族，其後並經由婦科專門醫師佐伯理一郎醫學博士改良為適合虛實任何體質的產品。



台灣津村順天堂股份有限公司

www.naturelife.com.tw

www.tsumura.com.tw

Tel: (02) 2508-2259

Fax: (02) 2504-6325

將自然與健康科學化，順應大自然的規律、基於漢方的原點，以最接近大自然的方式調整、維護身心的健康。

